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紅樓幻夢
第十四回 燈月雙輝紅樓介壽 笙歌雜沓碧沼騰光

話說寶玉、黛玉等在碧韻軒計議論論詩社，瓊玉來說唱燈戲。次日早飯後，眾妹妹都來賈母處。賈母道：「你們做詩會好熟燥呀？」湘雲道：「不光做詩，還做了些燈謎，預辦放燈用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放燈還早，難為你們倒預備著了，我最喜這玩意。」湘雲道：「是老祖宗最喜歡的人預備的。」賈母道：「誰備的？一定是寶玉了。」湘雲道：「不是寶哥哥，是晴雯姊。」賈母道：「我本喜歡晴丫頭，又代我做謎兒，更喜歡他。」湘雲道：「老祖宗怎麼說是寶哥哥做的？」賈母道：「我最喜歡寶玉，自然猜是他。」湘雲道：「而今看起來，老祖宗不很喜歡寶哥哥了。」賈母道：「怎見得呢？」湘雲道：「從前璉二嫂子、寶姊姊生日，老祖宗那麼高興，代他兩個做生。現在就是寶哥哥二旬大慶，老祖宗像忘了似的。」

鴛鴦道：「雲姑娘，你這話真正委屈了老太太。昨兒合太太議了半天：二爺生日要怎樣做法。戲、酒、請客又玩膩了，若不唱戲，又不熱鬧，要變個新奇玩意才好。今兒正要請姑娘們來商議，只要有好玩意兒，就多花些銀子都使得。姑娘這一說，老太太可受委屈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也怨不得他們著急，原該早早打算。我只愁想不出熟燥的玩意兒來。」湘雲亦笑道：「老祖宗放心，咱們約齊的來，就為備辦了極熱鬧有趣、最新奇的玩意兒，必要請你老人家高興才玩得起來。但是這玩意太熱鬧了，怕老爺不依，就不能玩了。」賈母道：「如果這玩意很好，你們儘管說，有我為頭作興。老爺若說話，就罰他出錢給咱們找補玩兒。我呢，也不是偏疼孫子不疼兒子，但是寶玉這個孫子比兒子還強。咱們勳臣之後，世襲爵祿，寶玉能夠讀書發甲，轉為世族書香，最難得的；再者他們兩人生生死死結成夫婦，福命好，造化高。於今家道興隆，就借寶玉生日熱鬧熱鬧，下可以鼓勵兒孫，上可以承歡老母。估量著老爺縱不肯助興，亦斷不敢阻我的興。」

王夫人聽賈母說到這幾句話，連忙站起來，大眾也站起來。王夫人道：「老太太這麼疼愛寶玉，要怎樣熱鬧就怎樣辦。誰敢阻興？前兒晚上，老爺提起，寶玉生日要熱鬧熱鬧替他做生。北靖王說：他那裡要替寶玉另做生日。同年中算算十天半月還鬧不清，至親相好有十幾家都要另賀的。外人尚且如此，豈有自家反冷淡不成？再者近來老爺提起寶玉，總是笑，每逢寶玉回話，只是點頭，並不駁回他的，可見老爺如今很喜歡寶玉。老太太高興，結他熱鬧做生，老爺還要格外助興呢！」

王夫人一席話，說得大家鼓舞起來。賈母道：「既這麼樣，我就定了。你們把玩意說給我聽。」湘雲道：「別的玩意都不稀罕，於今要在園中池子裡唱燈戲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果然這是新鮮的玩意。燈戲我卻見過，從沒見在池子裡唱的，快叫人去請璉二奶奶來聽他們唱燈戲。」黛玉笑道：「這戲還是孩子們唱的，咱們何能唱呢？」賈母哈哈笑道：「我竟老糊塗了，說話太急，幾句話作一句說了。丫頭、媽子聽說唱燈戲，人人擠到門外來聽。」

一時鳳姐來了，請安問好畢，一面說道：「你們要唱燈戲，都不告訴我一聲，到底怎麼唱法？」正說間，寶玉、瓊玉亦來了，敘禮後歸坐，門外媽子、丫頭黑鴉鴉擠滿一院。黛玉趁空在湘雲等面前使了個眼色，各人會意，都不則聲。只見鳳姐問道：「你們誰是為頭的？」黛玉道：「大家商議的，要在池子裡唱燈戲，孝敬老太太開開心。依你該怎樣辦？」鳳姐道：「我自有主意。你且把為首的人說合來，我要派他的不是，還要罰他。」鳳姐心中拿準是黛玉為頭，欲想當著眾人褒貶他的不是。黛玉道：「為頭的人無有不是，怎麼要罰他？」鳳姐道：「生日將近，既要唱燈戲，該早些打算。今兒才說這話，就從今兒辦起。還恐趕不及。豈不要罰他？」湘雲等俱抵著嘴笑。黛玉道：「就從明兒辦起，可還趕得及？」鳳姐道：「要交給我辦，也只好趕見如數。」黛玉道：「咱們打點十四至十七這四天，總托嫂子辦。嫂子要派人的不是。切不可自己落不是。」鳳姐道：「你到底把這為首的說合來呀！」黛玉道：「這個人斷不得受罰。若說印的不是。他就站在這裡，嫂子也不能說印。」鳳姐道：「你若說合這個人來，看我可能饒他。」黛玉道：「為首的不是別人，是我兄弟賬房裡南邊的相公們。請他們來，你當面說印，還看你饒他不饒。」湘雲忍不住「撲嗤」的一笑，眾人也大笑起來。鳳姐紅了臉，忙哼了一口。

賈母道：「你們別鬧了，說江文罷！鳳丫頭打算怎麼辦法？」鳳姐道：「依我的主意，紫菱洲、蓼汀、花溼那幾處，池面都寬，水中間搭戲台。但是這台倒很累贅，裡面要寬大，好放箱子，後首又要搭行走的橋，池邊又要搭瞧戲的大棚。棚裡合台上掛燈結綵，晚上唱起戲來，連池子裡的影通是亮的。這麼著可好？」賈母、王夫人都笑說：「很好。」黛玉道：「到底是二嫂子想的周到，又板禮，又把穩，不像咱們想的玩意晃晃蕩蕩。」鳳姐道：「別的東西可以晃動，若是戲台，一晃豈不倒了嗎？」湘雲、喜鸞等又大笑起來。鳳姐知機，連忙笑道：「呵！是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們都已議定，假意來逗我玩的，白說了幾車子的空話。你們既已議定，如何不說給老祖宗聽？」

寶釵對瓊玉道：「兄弟，還得你說，更明白了。」於是瓊玉又將以前所說燈戲的話，備細加詳又說了一遍，喜得賈母大樂，內外上下眾人都聽呆了。賈母道：「這玩意很新奇，你們南邊人生成這些奇巧心思，鳳丫頭說的都不必了。」瓊玉道：「昨兒我媽合我商議的，今兒特來請教老太太同舅舅、舅母斟酌。打算十四夜在咱們園裡，我媽合外孫們替二哥哥祝壽，通園放燈，蝴蝶水廳擺席，池子裡唱燈戲。十五夜是兩位姊姊替哥哥祝壽，幽香谷後水廊擺席，本處通概放燈，池子裡唱戲，湊著小蓬壺山勢，好唱《蓬島諸仙赴婚桃大會》，有兩百多人出場，山上、水里約有萬餘燈火，這出大戲熱鬧非常。」賈母道：「班子裡有這些孩子嗎？」瓊玉道：「除家裡幾班孩子。還在外面僱了幾十個演習著用。」賈母道：「這就熱鬧極了。」鳳姐道：「老祖宗福分大，有個狀元學士孫子做生，就有個狀元學士外孫子弄這麼熱鬧的燈戲來賀生，還帶挾咱們見識見識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別打岔，聽你兄弟說。」瓊玉道：「十六夜是諸位嫂子、姊妹們替二哥哥祝壽，在這邊園裡通共放燈，那處坐席還沒有定。」賈母道：「要定了才好。」探春道：「打算在紫菱洲，那裡池面寬。」瓊玉又道：「十七夜待老太太、舅舅、舅母替二哥哥做生，三個園通共放燈。紅樓上層擺女席，小蓬壺擺男席。這兩處最高，三個園的燈景都瞧得見，這夜的大戲格外熱鬧。」

正說得高興，只見門外眾人一擠，一個人往裡一栽，跌在地下，大家望著發笑。原來是傻大姐，爬起來嘻嘻的笑向瓊玉道：「好舅老爺，把我帶去，扮個戲子，在水裡玩玩。」鳳姐一聲吆喝：「也不瞧瞧自己的嘴臉，扮起來像個什麼東西！」黛玉道：「你別這麼說，他扮個鬧花燈的萬人嫌，還不上無雙譜嗎？」一語剛完，哄堂大笑，湘雲扶著岫煙的肩膊亂搖，喜鸞伏在寶琴身上叫道：「笑死我了。」賈母、邢、王夫人等笑得淌淚，也有[揉]肚的，握嘴的，內外一片笑聲，連鳳姐、鴛鴦亦笑不止。黛玉問傻大姐道：「你要扮個什麼？告訴我，叫舅老爺帶你去扮。」傻大姐扭著頭道：「我要扮個打鞦韆，坐在架子上什起來才好玩呢！」賈母道：「他倒會玩。」黛玉道：「屎棋有仙著，難為他知道這麼想。」忙問瓊玉：「燈戲裡可有這一折？」瓊玉道：「因為架子不能紮亮的，所以沒有。」黛玉說：「難道陪襯的文章你會做嗎？」瓊玉本來天聰，黛玉一語提破，忙說道：「有方法了。橫豎山石亭台都是亮的，再添幾樹大枝頭的亮花襯看更亮了。於今各事齊全，就是等老太太一人定奪。」

賈母笑道：「你媽合你們操心，辦得熱鬧妥當，便宜咱們費用現成，還有什麼說的？一定就是這麼著，很好罷咧。但是十六夜的費用，他們自然是公派，不知可夠使？」湘雲道：「老太太實在顧慮周詳，咱們派的分子還沒收齊，已經使不完了。」賈母道：「如何有這些？」湘雲道：「咱們賀分裡頭還夾著二哥哥的十位姨娘在內，單說晴雯姊姊，已拿出四錠元寶來了。」賈母點點頭道：「我愛他就在這些事上，他很知道輕重，又大方。但不可太過。」晴雯站起來，答應幾聲「是」。

賈母又向瓊玉道：「十四、五、六，三夜都是你總攬嗎？」瓊玉答道：「是外孫承辦。」賈母道：「倒要辛苦幾夜，咱們十七的局，交給鳳丫頭辦才公道。」鳳姐笑說：「我正想舒舒服服的玩幾夜，辦了這差使，又不得閒了。」瓊玉道：「做兄弟的還要拜托嫂子辛苦幾夜，外面戲場一切，兄弟自己照料，內裡一切酒席雜事，煩嫂子幫著我兩個姊姊張羅張羅。」說著連忙作揖，慌得鳳姐還禮不迭。

大家又談笑一會，各自散去。此事傳開，下人個個請親約眷來看熱鬧，紛紛嚷嚷，一天熱鬧自一天。平兒、琥珀、彩雲、彩霞、素雲這有體面的丫頭，亦附在十六這夜。

光陰迅速，到了十四這日，林園各處已經預備停妥，張燈結綵，補設養花。飯後，賈母率領大眾到了林園，薛姨媽、封夫人帶了寶琴、岫煙、香菱，李嬌娘帶了李綺、四姐兒，妙玉帶了丫頭玉簪、翠環，同到了芙蓉樓。吃過茶點，先到各處逛了一回，再坐船來至蝴蝶水廳坐席中間。正席封太太、薛姨媽、李嬌娘、賈母，後首邢、王兩夫人、舒夫人一席。東邊廳兩席，中間寶玉首坐，黛玉二坐，瓊玉、喜鸞陪坐。西邊廳兩席，中間寶釵首坐，探春二坐，李綺、李紋陪坐。東邊東席妙玉首坐，西邊西席胡雲首坐，其餘眾姊妹依次分坐。後首兩廳四席，東邊中間晴雯首坐，西邊中間紫鵝首坐，餘者依次，平兒等一干有體面的同坐。大共五處，前後左右，丫頭、媽子擠得幾無隙地。

酒至數巡，肴陳幾道，漸次黃昏，天暗不移時，忽聽爆竹一響，萬枝燈火齊明，通園徹亮。月正東升，燈月交輝，樓台倒影。忽見水面上一號船搖到水廳前，說道：「請老太太、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更坐，就開戲了。」大家起身，媽子們將酒席移近水欄。凝神靜曲，只見隱隱約約，水面上堆著些山頭慢慢推到池中。眾人面面相覷，不知所以，覺得冰冷沒趣。賈母問舒夫人道：「這算什麼玩意？」舒夫人道：「他們怎樣辦的，我竟不懂。」鳳姐忍不住，俏向湘雲道：「這也叫做燈戲嗎？幾座黑山倒將對面的燈遮住了。」湘雲抿著嘴笑，不則聲。黛玉向瓊玉、喜鸞低聲說道：「你們瞧，鳳姊姊像生氣似的，只怕要發話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難怪他，連老太太都耐不住了。」瓊玉道：「也快起火了。」鳳姐恰持說話，只見水面上一個排撐來，排上幾個大架子，掛著無數流星，一齊點著，豎到半空，乃是九龍入海、百鳥出巢、雙飛蝴蝶之類，放得滿天星火流光。大家抬頭觀看，都說：「這個玩氣倒有趣。」少頃，有幾乾流星餘燄未熄，落在紙山之上，幾點火星引著通身走線，一齊火發，十幾座鼇山突然通明透亮，一派金光照徹水底。只聽眾人歡笑之聲。如同鼎沸。賈母叫瓊玉坐到身旁，問道：「果然有趣，玩的很好，難為他們，怎麼制的？亮得好快，是個什麼法子？說給我聽。」瓊玉道：「通概燭芯上蘸著硝磺，每支燭頭黏著引線，走線一到，齊齊著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原來這麼的。」

鼇山放亮之後，擺作彎弓之形。頃刻間，大吹大擂，山凹邊撐出四座燈排，這排底下排木，中間夾竹，上鋪平板三重夾成的，排筏上面兩層彩棚，掛滿須絡琉璃聯燈，四圍畫檻，內裡鼓吹。開場吹打後，兩邊一分，貼近鼇山作為場面。又見撐出四號燈船，亦是懸燈結綵，蕭管細吹，漸近水廳，又往兩邊一分，作燈排觀景。

須臾樂止，燈排上小鑼響處，只見鍾離、拐李二仙出場。鍾離站在塵尾扇上，拐李站定葫蘆。隨後果老站著簡板雲筒，國舅站立檀板，洞賓足踏寶劍，湘子履於玉笛，彩荷端著花籃，仙姑蹬住抓籬，都從水面遊行。後首王母捧蟠桃，踐祥雲而來。四面雲頭滾滾，王母立在中央，八仙立在兩旁；說畢「海上蟠桃初熟」的上場詞，轉到鼇山頂上站住，各物都擎在手個，通概放亮。唱畢「壽筵開處風光好」，又轉下來，各人站著彩雲進場。

接著排上細吹，「當」「當」兩聲，鑼邊敲響，一個仙童明眸皓齒，踏彩雲而出，手捧「平安吉慶」，從容戲舞一回，引出一個手執爵盤的，又舞一回，引出兩個，一個手擎如意，一個手提須絡。聯燈舞畢，前導天官出來，兩對仙娥掌著雉尾孔雀領扇護後。唱過「萬福來朝」，壽星、祿星、財星、喜星、送子張仙挨次而出。說完上場詩，同上鼇山，排列如花冠一般。上層站著天官，中列諸星，下面另有六十個侍從仙童，十個捧錢蝠團的，十個捧臥鹿團的，十個捧蟠桃團的，十個捧聚寶盆的，十個捧和氣團的，十個捧笑榴團的，每人雙手兩團。唱到中間，忽聽鼓邊「紮」聲一響，鑼鼓齊鳴，六十人手裡的切齊齊一脫下來。一手五個，連成一串，兩手一十個，統共六百個彩紮亮團，一齊脫下，照得通場徹亮，燈光射天，再加眾星手中物件亦是亮的，通場四圍共有數千燈火。鑼鼓聲中央劣歌唱，看的人目眩心搖。

賈母笑道：「果然熱鬧好看，再也沒有了。」媽子、丫頭們看癡的，看呆的，望著笑的，指著說的，種種形狀不一。唱完後，眾星復駕彩雲進場後面。幾十朵透亮雲頭，在水面，廣輪轉如飛，或高或下，只見一片火光旋繞，漸漸滾遠去了。接著又有兩號燈船繞場吹打，人人眼花撩亂。薛姨媽、封夫人等都說：「熱鬧極了。」賈母道：「瞧著熱鬧，忘了喝酒，諸位親家太太寬用一杯。」

大眾又喝了一回酒，只見前面又撐出四個火燈排，併攏作一個戲台，後面許多小排相接。孩子從小排上行至大排中出場，唱了一折《比壽》，一折《送金》，一折《雙拜月》，兩旦的妝樣、關目情形，人人贊美。一折《女長亭》，車馬都是亮的。進去後，場面上搭成采石磯，靠著鼇山，對面將台，各將乘著虎頭戰船攻打，唱一回，殺一陣，鑼鼓喧天，聲聞數里。胡大海敗下磯頭後，常遇春駕一小舟而來，離石磯兩三丈遠。只見遇春說完話，身子往下一跚，朝上一縱，躍進磯頭，殺出城來，迎接諸人入城，收兵進場，看得人人稱快。又唱了兩折小丑發科的戲，再唱《三代榮團圓》。

大家紛紛說道：「這點大的孩子有這樣本領，幾丈多遠，身子一縱就上去了，真正奇怪。」鳳姐道：「這孩子比包勇還強，唱了戲白糟蹋了。不如叫他守夜很好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不相干，他這武藝是假的。」鳳姐道：「這個如何假得來？」寶玉笑著走了。燈船報說唱找戲，賈母讓客再坐，封太太等齊說：「儘夠了。老太太、太太們都辛苦了。難為他們小孩子，也要讓他歇了。明兒再瞧瞧！今兒眼都花了。」於是大家散坐，又飲了茶，再各自散去。

十五日早間，尤氏帶著胡氏、佩鳳、偕鸞、丫頭等眾來賈母處請安，此時已到了許多人，邢夫人帶著媽紅等亦到了。尤氏笑向賈母道：「人家生日熱鬧，唱戲常有的事，從沒見過昨夜這麼熱鬧。扮常遇春的那個孩子真好武藝頭兒。」邢夫人道：「我也這麼說，我最喜歡那些彩團齊齊的脫下來，亮的有趣。」尤氏道：「咱們丫頭銀蝶兒睡夢裡還說這個聚寶盆好，又是那些雲頭滾的好，說了許多夢話。」王夫人亦笑道：「怨不得他們小孩子，連老爺也想瞧瞧呢！」

不一會，大家到齊，上下一群眾人都往幽香谷來。進入曲逕，蕙風、香藹、黛玉迎著眾人，一面讓坐，寶釵吩咐就在這裡擺飯。眾人隨便遊玩，下午後都到谷後水榭長廊坐席。中間兩席，封夫人等，賈母率領邢、王夫人陪。東邊兩席的首坐寶玉、湘雲，西邊兩席的首坐妙玉、寶琴，東西兩邊主坐黛玉、寶釵。兩邊另有四席，趙、周姨媽、媽紅、佩鳳、偕鸞、平兒、彩雲等，以及琥珀、彩霞、素雲等一干有體面的丫頭坐，晴雯、紫鵝等陪坐。一時肴列珍羞，酒斟馥鬱。

樹林之內，樓台隱約，漸漸透出火光，頃刻間燈輝月膠。忽見兩號小燈船，旁駕水輪飛滾前來，報說：「開戲了。」眾人聽報，睜眼往水面上望，只見池子裡遠遠兩座大燈排，燈光明亮游來，在水榭東首泊住，原來是赦、政二公，同三府門客，珍、璉、蓉、蓀等在那裡看。又見對面小蓬壺亦點起燈來，疏疏落落，猶如幾點殘星，半明不滅。鳳姐道：「對面這幾支燈太微了。」探春道：「回來只怕嫌多呢！」停了一會，場面燈排已到，列在兩旁。又見幾座高聳鼇山撐來，將池子堆滿。半壁山間的燈亦是落落晨星，半明半暗。賈政搖頭道：「這鼇山太笨，燈又少，甚沒意味。」賈璉道：「回來就多了，這上面通有巧意頭的玩兒。」賈政點頭。

說話間，遠遠望見一派火光在水面上冉冉浮來，漸游漸近，直到面前。許多彩雲簇擁著東華大帝上場，仙使仙仗、金童玉女執的幡幢通是亮的，唱過引子，上了鼇山，坐在中間。隨後福祿壽財喜並諸仙，一班一班的出來，唱畢引子，分列於兩旁島上。眾和的曲子唱完，只聽仙童高聲說道：「大帝敕旨，命福祿壽財喜諸星同眾仙獻瑞者。」說聲才盡，猛聽得「紮倉」一聲，幾處鑼鼓並響，無數燈火齊明，鼇山變作琥珀山，諸仙並侍從所執之物往上轟的，役下垂的，盡皆透亮，鼇山上下四旁，無處不明。兩百喉嚨唱和，雜以鑼鼓笙笛。火光徹天，樂音嘹亮，眾人紛紛喝采。

賈母叫鴛鴦坐在身旁，細細問道：「你瞧這一片亮光，把眼珠子都映花了。那穿亮馬褂的是誰？」鴛鴦道：「我也看迷糊了。」寶玉見賈母追問鴛鴦，忙趕過來回道：「那是牛郎穿著一件銀針牧童蓑。」賈母又問：「那匹高大白馬是誰騎著？」寶玉道：「不是馬，是梓潼帝君騎著白特。」賈母又問：「今兒沒有八仙嗎？」鴛鴦道：「堆在那第二層上。」賈母又問：「八仙怎樣出

來？」寶玉道：「合列仙駕雲出來的，今兒比昨夜不同。」

漫表此處問答。再說探春向鳳姐道：「二嫂子，這會兒的燈可係太多了？」鳳姐道：「小蓬壺到底還是黑的。」探春道：「再瞧瞧咧！」這邊黛玉、喜鸞、惜春靠近臉，低低說話。惜春笑道：「我也是這麼猜他，但他的心眼都被你看穿了。他比周瑜，你比孔明先生，總跳不過你的掌中。」須臾大戲進場，鰲山等件俱已散開，池中頓覺寂然。鳳姐道：「達會兒池子裡倒黑了。」探春道：「要或明或暗才顯得出妙處來，橫豎東西南三面通是亮的，」

不移時，一帶長排銜尾而至，排上紮成十幾間樓廊，上下兩層；滿結燈彩。下層一字兒燈屏，對著水樹排定，相離甚近，便於聽曲。兩邊四個結彩的歡門出入，中間一個大方棚，也是上下兩層燈彩。人從排廊後首走出，至中間棚內再唱，儼如平地戲台一般，唱的都是生旦淨丑小戲，賞鑒情形、關目、曲詞、並華麗行頭。十餘出後，棚廊又復散開，池子裡又黑暗了。少停，一號小船搖來報導：「放煙火了。」只見幾座大筏上設走架，橫攔於小蓬壺面前。忽聽遠遠喊道：「放大炮了，膽小的都閉著耳朵。」只聽「轟」的一聲響，數十架煙火齊放，無非人物故事，後面錦屏風、剪牡丹，兩旁垂絲柳、大梨花一齊放著。又有兩百架流星賽月明、連升三級、九龍入海、蝴蝶雙飛布散，滿天徹亮。人人抬頭仰視，也有望著水裡的。

一時放畢，人人眼前只覺一團黑暈。突然看見對面一件東西，不禁喝采叫絕，頃刻沸騰起來。賈母拉著鴛鴦道：「剛才一片亮光，把眼映花了，這會兒眼前一團昏黑，你瞧對面可又是放起大煙火來了？」鴛鴦笑道：「不是大煙火，是山上放的燈。」賈母道：「很奇怪，先前山上只有幾支燈。怎麼一會兒有許多燈都亮起來了？你瞧那寶塔有多高？」鴛鴦道：「有幾丈高。」封夫人、薛姨媽、寶琴、李嬭娘母女、岫煙同見過金山，都說道：「這不是儼然一座金山擺在面前嗎？真正巧妙極了。」探春向鳳姐道：「二嫂子，你再瞧瞧如何？」鳳姐道：「三姑娘，我先前褒貶他們總有疏漏之處，這會兒才服了他們。難為他，這座高大寶塔怎麼能夠一刻兒豎起來？塔上許多燈又都點著了，一座黑山空時雪亮，這不是有神仙的方法嗎？回來細問寶兄弟就知道了。」探春道：「只怕二哥哥還不能十分詳悉，要問表弟才知道。」再說東邊燈排上，賈政等也在那裡議論，紛紛誇奇贊妙，大眾的人無不納罕。

且說小蓬壺燈景，其寶塔、大寺、僧房、樓台、院子，仿照金山的式樣紮成。預先安排停妥，趁著放煙火的空子，霎時佛界光明。雖是空中樓閣，瞥眼燈輝。亦是玩意中的幻景。只見一座亮山倒影水中，山上塔頂至水底塔頂有兩十丈長，水面風來，波紋一動，池子裡四面燈光蕩漾，如萬道金蛇婉游水際。

沉靜了一晌，各席上用過茶點。鳳姐還要盤詰無休，又對探春說：「為什麼將小蓬壺裝做金山？」探春道：「自然是唱《雷峰塔》的戲文。」一面忙用手指著道：「你沒瞧見那是許仙來了嗎？」又見場面燈排列於兩邊，許仙到池中轉了一轉，上山去了。山上另有戲文，法海出來坐定，然後白娘子、青兒搖船出來，到水樹前繞了一轉，直到對面上山，一切關目，俱如台戲一般唱法。賴媽在賈母跟前小机坐上坐著，向賈母道：「前兒舅大爺送許多千里鏡過來，我也得了一筒，陪老太太打起來瞧瞧。」賈母道：「難為這些孩子，倒還認真。」賴媽道：「怎麼這些孩子，只見他張開嘴來動，又不聽見聲音，難道都是些啞巴？不然就是我耳聾了。」眾人聽說，哄笑不止。鴛鴦道：「因為對著鏡子才瞧得清，離這麼遠，只聽得見鑼鼓，聽不著人的口音。」頃刻間法海祭起青龍禪杖，又祭風火蒲團，在山上戰鬥。後首白蛇下山，同小青上船，喊聲：「水卒們走上！」只見遠遠的白浪銀濤，洶湧湧湧，滾近前來。內中車輪大的蟹螯，丈長的魚蝦，缸大的螺，榻長的蚌，搖頭擺尾，撲向山前。水浪銀濤都是紙札的，通概點火，高高下下，猶如流雲一般，數十畝大的池塘登時塞滿。漸見水浪高拱，漫上山來。小沙彌將袈裟一掩，水浪頓平，漸漸落下。白蛇、青兒在山上同章馱等戰鬥，山上、池內，兩處鑼鼓喧天。只見哪吒搶下山來，提著火尖槍，踏著風火輪，輪下兩朵彩雲托住，滾至池中，左衝右突，戰有多時，殺得那魚蝦蟹縮尾藏頭，東躲西鑽，沒命的逃散，一片聲喧，人人看出了神。及至波浪收回，白蛇見鉢盂一罩已遁去了，許仙隨法海進去收科。這場熱鬧看得人人揉眼，李嬭娘、薛姨媽等道：「夠了，夠了！」寶琴道：「這座寶塔如何豎得這麼快？那些水浪高拱起來，又低矮下去，生動得有趣。」

各人正在談論，妍菊過來說道：「咱們奶奶請奶奶、姑娘們都到那邊去坐坐。」於是群釵過來。鳳姐道：「請咱們過來，還有什麼熱燥的給咱們瞧瞧。」黛玉道：「今兒的大戲合剛才的《水滸》還不熱燥嗎？」鳳姐道：「暖噴噴！我的腦子都鬧疼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我有一折玩意兒，唱完就散。連日辛苦，大家早些安歇。」鳳姐道：「這話很是的。你瞧賴媽已伏在丫頭肩背上睡著了，有戲就接著唱罷咧，為什麼又歇了？」喜鸞道：「談何容易！剛才這折《水滸》，費了許多事才能唱，你瞧水底下還在那裡動呢！」鳳姐睜眼一望，果見水裡掙的亂動。喜鸞道：「水底安著許多西洋機括、砑碼、轉軸、轆轤、車輪之類，那些東西才能活動。待收檢完了，上面再唱。」

停了一會，遠遠的無數燈排悠揚而來，排上方亭、圓亭、長亭、六角亭、卷棚亭、連環方勝亭，都是上下兩層，懸燈結綵。中間一個大廳，後面燈屏，兩旁畫檻，又有曲折迴廊、花牆、籬笆、假山、雪洞、石凳、盆景、鶴鹿之類，排成一所花園，貼近水樹。賈母一見，喜歡的了不得，說道：「這小花園很有趣。」一時筵歌盈耳，高懷德夫妻攜手出場，一群小鬟隨侍，唱畢，坐在旁邊連環亭上。庭前設著六座彩漆鞦韆大架，每架坐六人，許多青衣扶定，只見三十六個美豔小鬟，紅紅綠綠，花彩繽紛，一個一個上了架子。場上輕輕的打起小走馬鑼鼓來，唱一回，打一陣。鞦韆數輪之後，漸唱漸急，漸進漸快。六輪或順或反，或慢或快，到了吃緊之際，三順三反，轉輪如飛，鼓如散豆，鑼若奔濤，只見六個大彩圈，耀得人人眼花，個個喝采，須臾歇下進場。

賈母道：「這所花園，明兒還要照樣擺起來，多唱幾折才好。」黛玉道：「點了十幾折戲，都用這園子就是了。」賈母道：「這是誰想的玩意？一定是你。」黛玉笑了一笑。賈母道：「你的機心都比我強。這折打鞦韆，我很喜歡，富麗熱鬧。明後兒都要重唱兩折。」黛玉連連答應。賈母向封太太等道：「他們的小玩意，倒累諸位親家太太看辛苦了。」封氏等套語幾句，各自散歸。赦、政二公鞦韆一完，即回去了。寶玉、釵、黛送過賈母等，回到瀟湘館，卸妝、盥沐、更衣、品茶，是夜三人同寢，一宿晚景不題。

次日起來，趕忙梳洗，差發些事件。黛玉同晴雯說了好一會，再合寶釵同到賈母、王夫人處請過安，即回園中安排各事。鳳姐同眾姊妹早已到了，接著晴雯等也來了。說話之間，突見晴雯一笑。鳳姐道：「你這一笑，又鬧故事了。」晴雯道：「這兩天熱鬧也算登峰造極，可惜小有缺陷。為什麼不把個母蝗蟲叫來，大伙兒開開心？」鳳姐道：「這件事容易。」隨命人傳話出去：套了車子，叫個小廝同去，不問他有事無事，硬將他拉了來。丫頭自去傳話。這裡又商量別事，叫人去請瓊玉，走至半路，遇著瓊玉、李紋、喜鸞同來，彼此問好。

鳳姐忙向瓊玉道：「燈裡那些機括，要細細請教。」瓊玉道：「一言難盡，過了這幾天，閒時，我來說與嫂子合諸位姊妹聽。」鳳姐道：「今兒且問一件東西：那寶塔是個什麼法兒豎得這麼快？」瓊玉笑而不言。鳳姐道：「好兄弟！告訴我。」瓊玉道：「說破不值什麼。那是塔後豎著一根大桅桿，梢上係著橫擔，掛上走溜，穿著一條粗繩，繫住塔頂。此塔是七層軟折的，底下用人拉著繩子一扯就上去了。裡面燭芯蘸過硝磺，又搭上西洋火信，迎風即著。所以往上一拉，呼著風，頃刻通身亮了。」眾人才恍然大悟。鳳姐又問：「那山上呢？」黛玉道：「再說就要罰了。」瓊玉連忙止住。

探春道：「咱們商議今夜的事要緊，接連鬧了兩天，明兒又要大熱鬧，今兒要清靜些才好。」大家齊說：「很是的。」晴雯搖搖頭道：「今兒不得清靜。」探春道：「為什麼呢？」黛玉道：「早晨他合我商議了好一會，明兒一晚，就鬧到天亮都玩不遍。三個園通概放燈，又夾著累贅的燈戲，三處的傭人也就夠忙了。今夜只可隨便看兩折戲，要將這邊園裡各處逛逛。我已吩咐侍候游船看燈，不近水的所在上去瞧瞧。今兒看遍了燈，明兒坐船來游，一過而已。再明兒上半夜只夠在那兩邊園裡逛，下半夜看戲，萬無工夫在這邊細逛。今兒本園的燈若不趁空瞧瞧，豈不白放了？」大家深以為然。鳳姐道：「我真正服了你們兩個人，你兩個的心有八九個竅。」

再說大眾逛的，說笑的，在園裡吃過飯。李紈、鳳姐、晴雯、紫鵲、鴛鴦、玉釧、麝月、平兒等各處張羅，安插侍候人手；晴

雯笑向平兒道：「姊姊，不要儘管跑了。你的身子累贅，看仔細，歇歇罷。」平兒道：「不相干，那一天不是東跑西走的？」晴雯的丫頭輕雲走來道：「雲姑娘問，燈謎掛屏可曾預備？」晴雯道：「早已齊全，只等老太太提著就掛起來。」

忽聽小丫頭道：「老太太同諸位太太們都來了。」晴雯的丫頭豔雪道：「劉老老也來了。」大家相見，請安問好，都敘在蓼風軒，只見劉老老。黛玉道：「聽說老老來了，怎麼不見他？」有個小丫頭道：「他在頭裡走，不知逛到那裡去了。」晴雯道：「你們快些找著他，別又迷住了。」

正說間，老老已到。黛玉問：「你往那裡去了？」老老道：「我看見草地裡兩個兔子，我只當是活的，趕去促他，那知是個紙糊的。回過頭來，石洞裡一隻大鹿，唬我一下，吆喝著又不動，原來也是紙的。還有樹上掛著大桃子、石榴各樣果子，又有大枝的花，石山上又有個套子，還有石凳、石鼓，我因為乏了，坐上去歇歇。那知道一坐上去就壞了，原來這些東西都是紙的。」又指著對面山石邊兩隻白鶴說道：「這兩隻鶴又不是假的嗎？可惜兩腿合頸脖子長了，不很像。」眾人聽說，不禁大笑。

丫頭一面回道：「下午拿來了。」黛玉問是什麼，丫頭回道：「鬆瓢冰糖百合糕、玫瑰芝麻糖酥餃、火腿筍融盒子、冬菜雞鬆碧糯餅。」說時已擺下來，眾人吃畢。黛玉吩咐媽子：「你們吃了，即去傳駕娘們伺候。」鳳姐道：「這會子就上船嗎？」黛玉道：「此刻上船，緩緩搖到東頭，那裡各處燈已點齊，就從那裡順游上來。若待燈點齊才游下去，再游上來，豈不耽誤了工夫。」李紈笑道：「賽臥龍先生算無下策。」大家笑語喧嘩，游到上燈時候，只見樓台亭院、廊榭軒齋、山間樹上、石洞池沿，數萬燈火，明光照耀，如同白晝，花鳥魚蟲，無物不備。船游至寬處，又有幾號吹唱燈船觀景，當上坡的地方，大家上去，屋內逛一回。又游別處。通園遊遍，再到紫菱洲。岸上已塔成一座結彩大燈棚，鋪擺如式。

賈母邀眾人入坐開場。池子裡，鼇山預先排定，場面燈排分列兩旁，中間戲廳。吹打後，仙童、仙仗引著上中下三元大帝銜場，隨後列仙以及十二月花神依次而出。只聽劉老老「阿彌陀佛」念的不歇，又聽他說：「阿呀呀！又是一大陣子來了。一五，一十，十五，二十……倒有一百幾十個了。呵唷！後面還有來的。」少頃，列仙堆滿鼇山。每一花神四個侍者，每人捧著各樣花籃，忽然對半分為兩個，四十八個並的，四十八個聯的，橫直相間。牡丹花籃另有十六個，夾在中間，細唱一回。各樣花籃總擺成一個大花籃，排在廳前。萬花炫目，吐燄騰輝。黛玉等諸姊妹並晴雯等眾人，最愛這花籃燈華麗雅致，贊不絕口。劉老老笑向賈母道：「我活了八十歲，這麼熱鬧，別說瞧見過，連聽都沒有聽過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多住兩天，明兒比這個更熱鬧的還有呢！」老老又不住的念佛。湘雲道：「今日算得一場大功德的萬佛懺。」寶琴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」湘雲道：「待戲唱完，老老念的佛怕沒有幾萬嗎？」喜鸞等「嗤」的一笑。

大戲進場，接著燈排撐來，圍成花園，照昨夜一樣。賈母向老老道：「你瞧瞧這園子如何？」老老道：「人家做戲上的戲，這是園裡的園。」黛玉對岫煙低低說道：「難為他，不知喝了幾輩子的墨汁，才說合這兩句趣話來。」岫煙抿著嘴一笑。場上《賞荷》進去，接上《梳妝》、《擲戟》、《驚豔》、《寄柬》、《遊園看狀》、《遊園驚夢》、《拾畫》、《打鞦韆》、《亭會》、《三代榮團圓》，夜已更深，大家各散。

次日十七這天，寧、榮、林三府的家人、小廝、雜役忙到極處，連清客公們都幫著點火插蠟，丫頭們忙亂打扮，媽子們忙亂各處使喚，預備茶點，又要邀親帶眷來看熱鬧。三處園門，十幾個小廝查察，進出的人不止兩千，盤問了這一隊，又來了那一群。焙若、鋤藥帶了幾個精明小廝派在幽香谷總門照看。偏是此處看的人太多，挨挨擠擠，焙若等喊得喉乾聲啞。卻是為何？因紅樓乃是三園中第一勝處，三層上下四旁掛的各種須絡細巧華麗花燈，梁柱簷楣盡行結彩，四面花木山石、鳥獸草蟲無不精緻、所以看的人多，格外擁擠。榮府家園放燈，外人原不得入，因為十四夜燈戲罕見罕聞，傳揚開來，人人羨慕，所有勳戚、相好、同年各家的下人，都是平日往來認識的，要來看燈，不能回卻。內中女人更多。因此一帶兩、三搭四，牽連著無數的人來擁擠，內中有至相好的還要應酬茶水點心，這且不表。

到了下午，賈母同黛玉諸人先到林園西首一帶，所在傍晚燈已點齊，從各處遊賞，順路折到百花廊，吃了點心，上燈船游到大觀園，自西至東，暫且按下。卻說赦、政二公，珍、璉、環、綜、蓉、蓄、會、芹、蘭等並眾門客，先從大現園上船逛了一回，再到這邊兩園各處遊覽，自東至西，回來小蓬壺坐席，一切禮儀不贅。眾人俯仰觀瞻，天上一輪皓魄，池如瑤鏡，風月雙清，無數樓台燈火倒映波中，一派鼓吹歌聲飄揚耳畔。賈政笑道：「實在壯觀有趣，只是太過了。」賈赦道：「人生行樂耳，這是他們承歡的道理，老太太很樂。常玩固不可，每年兩次也還使得。」

再說賈母眾人看過大觀園的燈，來到林園週遊一回，又從幽香谷各處賞玩了，再到紅樓上層，四面憑欄眺望。東視大觀園全在目中，飛樓峭閣、水榭風軒、迴廊曲徑、山石橋亭，通園雪亮；西看林園十二座高樓聯燈絡繹，掩映著山亭水館、曲院長橋，或暗或明，或高或下，到處光輝；後面小蓬壺現出雲階仙閣、紫府珠宮，閃爍金光，氤氳瑞氣；再到正面一看，只見百花廊楹欄滿彩，簷前掛著各色明角連燈。院裡排列著細綢紮的百花，石凳花盆、湖山芝草、樹底燕鶯、花間蜂蝶，可謂群芳吐燄，萬象爭輝。簷燈飄帶係著金鈴，和著簷馬，風來動響，一片叮噹之聲，異於管[弦]，類於環佩，令人心曠神怡。看後，大家入席，一切禮儀不述。

黛玉向賈母道：「原打算這裡上了席，對面山上老爺們也上了席，即開戲。只這兩處離戲場太遠，等吃過正菜點心，還移到水廊，每人面前設著桌幾，擺了碟子，慢慢的喝酒看戲。好麼？」賈母連忙點頭道：「很好，我的兒，這幾天很難為你們操心。」於是正菜畢後，大眾都往水廊坐下。赦、政二公等亦是吃完正菜，移坐萬字橋亭，各幾擺碟飲酒。

但見燈排上設著雲門，又有瑤島並小蓬壺前。少頃，仙童、仙仗足踏腳雲，引紫微大帝臨場，唱完引子，上了瑤島正中坐定。接著五嶽四瀆神祇、五星七耀出來唱過，又上了瑤島。又是二十四諸天、二十八宿出場，又見白鶴童隨著南極仙翁，帶領商山九老上場，唱畢亦上了瑤島。仙翁將拐杖一搖，忽見杖頭上、站著個白猴。幾陣煙火一烘，大伙白猴出來，翻了一陣筋斗，少於地下，每一猴捧著一個朱紅大蟠桃。仙童報導：「大帝放旨，命諸位星官、眾仙慶壽者。」只聽「紮」的一聲響，鑼鼓齊鳴，歌曲並作，眾猴捧的挑一分兩半調轉，反面一個大金字，一個猴子二字，六十猴子一百二十字，乃是干支甲子，通是亮的。猴子將字圍作一個大圓圈，甲子二字在上慢慢右旋轉動，名曰推甲子。轉到兩輪上首，白鶴童子手裡捧著太極圖，登時垂下翠亮光明的「花甲重周」四個大字。再加瑤島、鼇山眾神仙所執之物無一不亮，當其時，只覺曲韻喧嘩，樂聲嘹亮，燈輝月皎，物富人歡，此乃紅樓幻夢中第一繁華樂境。曲終，大帝、眾仙進場。六十個猴子在排上乒乒乓乓一陣筋斗，順的、反的、左的、右的、斜的、倒的、一點油的、雲裡翻的，翻得煙霧塵天。落後一個猴子一百個車輪筋斗，旋轉如紡紗一般，打完進場。

接著又是幾折吉慶戲出來。唱到《彩蓮小舟》，蓮花都是亮的。又唱《妙常追舟》，蕩湖船即用燈船點景進去。後唐僧出場，過火雲洞，孫悟空、紅孩兒大戰，又是鑼鼓喧天。紅孩兒蹬著火輪轉動如飛，口內噴火，許多小妖圍住悟空，亦是口內吐火。悟空變出許多猴子，圍住紅孩兒，直至觀音來收伏進場。接上《借扇》，因有《玉面狐思春》一出，又搭起花園來。後首悟空賺了扇去，交與八戒，被牛魔王將假扇換回。場上又設一座大山，火光隱約，尚未透明，八戒不知膝裡，將假扇對著山頭亂扇，突見山上登時火發，烈燄飛騰。大家驚怕，老老嚇得念佛不迭。賈母著急道：「怎麼好？認真燒起來了。」瓊玉忙道：「老太太別怕，一會兒就滅了。」果見火燄霎時頓息，大家方才放心，人人張目吐舌，說道：「險的了不得。」唱到牛魔已伏，悟空得了真扇來到山前，只見餘燄猶燃，悟空拿扇，連扇幾扇，火星盡滅，煞尾笏圍收場。

接連十幾號燈船燈排滿張燈彩，打鑼鼓的，大吹大擂的，細吹細彈的，熱鬧唱的，清靜唱的，一篇一板唱時曲的，彈琵琶小唱的，唱灘簧的，唱梨簧的，唱弦詞的，唱道情的，說大書的。說猴子書的，總在三個園池中游來游去、笙歌貫院，燈火連天。

劉老老伏在幾上磕睡，一個丫頭叫道：「老老、你睜開眼瞧瞧。」老老道：「猴子的眼被妖怪的火燒壞了，那裡能睜的開嚴？」丫頭道：「你在這裡做夢。」老老道：「我清清白白看人唱戲，做什麼夢？你說我做夢。只怕你們大伙兒都在這裡做夢呢！」好容易將老老推醒。

天已漸明，燈船燈排，直待大家散後再放回去。黛玉等細細叮囑眾人：「小心照應收檢。」再各散歸。欲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